

黄侃的《广韵》研究

熊桂芬

[摘要] 黄侃对《广韵》的语音系统做了深入研究,得出声类31类、韵类335类的结论,并把所得声类与上古音和近代方音进行历时比较;对《广韵》的又音系统做了系统梳理;把《广韵》与大徐音的反切异同做比较;对《广韵》做了文字整理和正讹的工作。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都较前人有突破,得出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结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黄侃; 广韵; 广韵校录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6-0758-06

黄侃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都有重大贡献。黄侃先生对百余种书做过批点,尤其是《说文》和《广韵》,几不离手,研讨极深。他对《广韵》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广韵校录》、《黄侃国学文集》等书中。《广韵校录》不仅从音韵,而且从文字的角度对《广韵》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广韵》一书中,不仅有注音,而且还有对字词义的解释和对字形的说解。因此,《广韵》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同音字典。黄侃以前,学者研究《广韵》,几乎都从音韵的角度进行,而黄侃以后直到近一二十年来,才有学者开始系统地从事文字、训诂、辞书、文献等角度研究《广韵》。所以说,黄侃对《广韵》的研究,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

一、从音韵学研究《广韵》

黄侃的《广韵》研究成就,首先体现在音韵学上。学术界在谈到黄侃先生的音韵学成就时,往往只谈他在上古音研究上的贡献。实际上,黄侃在中古音研究上也有很高造诣,对《广韵》的研究非常精深。他对《广韵》非常重视,他说“音韵之学,以《广韵》为准极”^[1](第126页)。他认为,“据《广韵》切字以分声韵之类,足以破等韵之拘挛”^[1](第126页)。最重要的是,他通过治《广韵》来通古音,他从《广韵》206韵中考得古本韵32韵,又因32古本韵中只有声类19,因而得知古本声为19类。从这个结果出发,结合等韵、音理、语音史等证据,得出古声19纽、古韵28部的重要论断。因此,黄侃的古音学成就主要建立在对《广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黄侃的《广韵》研究在音韵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归纳声类

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专门研究,始于陈澧《切韵考》。在此以前,对《广韵》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以《广韵》来附会等韵,二是离析《广韵》韵部以求古韵分部,都不是黄侃先生所说的“以《广韵》为《广韵》”。陈澧《切韵考》通过反切系联法求得《广韵》声类为40类,韵类311类。陈澧系联出的声类和韵类,总体上被肯定下来,但后人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又作了不少修正和补充,黄侃就是这些修订者中重要的一位。黄侃不同意陈澧对唇音字的处理方式,陈澧根据补充条例把轻唇音“微”母归入了重唇音“明”母,如果把补充条例贯彻到底,轻唇音应该全部合并于重唇音,可是陈澧并没有把“非敷奉”并入“帮滂並”,有点自乱其例。黄侃把“微”母从“明”母中分出,避免了这一矛盾,因而得到41声类:“影、喻、为、

晓、匣、见、溪、群、疑、端、透、定、泥、来、知、彻、澄、娘、照、穿、神、审、禅、日、精、清、从、心、庄、初、床、疏、帮、滂、並、明、非、敷、奉、微”。声母意义上的《广韵》声类划分基本定型。后来,黄侃又把“影、晓、见、溪、疑、来、精、清、从、心”十类依洪细各分为两类,“予前以番禺陈君书为本,而分四十一类,今考得更须分出十类”^[1](第107页)。总共51类。这种声类的含义与41声类的含义不同,它的声类跟声母不是精确的一对一的关系,有的两种声类对应一个声母,它是对反切上字大体的使用趋势的分类,孙文昱、曾运乾、陆志韦、周祖谟、陈新雄等都主张51类分类法。至于高本汉、王力、白涤洲、黄淬伯等主张的47类说,“精、清、从、心”都只有一类,这不是从反切上字系联得出的结论,如高本汉根据的是他的j化声母说,王力、白涤洲、黄淬伯根据的是韵图的等列以及音的洪细,因此都没有反映《广韵》声类的真相。后来,董同龢、李荣、邵荣芬等在51类的基础上多出一个“俟”类,共52类。

黄侃在研究《广韵》声类时,还采用了古今对比的方法。作为传统审音派的代表,黄侃还研究了41声类的古今读法^[2](第203-206页),包括它们在反切、四声、韵、声势、清浊等方面的上古和中古区别。黄侃还把《广韵》声类与现代音,特别是方音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黄侃是湖北人,因此他在《声类与湖北音比较》^[2](第251-253页)一章中,详细列举了《广韵》41声类在湖北方言中的演变。如认为在湖北方言中《广韵》的照母与见母、精母、庄母、知母混。其中,照母与精、庄、知三母混是很多方言共同的现象,但照母与见母相混却是湖北方言的一个特色,如在黄侃的家乡蕲春,以及孝感、麻城、礼山等地,见系合口细音读 $t_{\text{ɕ}}$ 等,如蕲春“决”字读 $t_{\text{ɕ}}\eta_{\text{a}}$ 、孝感“缺”字读 $t_{\text{ɕ}}^h\eta_{\text{ɛ}}$ 等。又如他认为在湖北方言中,《广韵》的溪母与晓、匣母混,如在崇阳溪、群两母今开口洪音与晓、匣两母的开口洪音混,如“开”字读 x_{a} 、“空”字读 $x_{\text{ɔ}}n$;通城的“开”字读 hai 、“抗”字读 $hong$;黄侃的这些结论对今天的方言研究是很有启发的。学者们一般认为湖北方言的系统研究是从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开始的,其实,黄侃这里才是开端。由于时代的局限,黄侃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如黄侃认为古今声势不同,即介音有差别,他认为照母在中古是开口细音,在上古是开口洪音。现代音韵学家一般认为照母在上古是端母细音,正因介音不同,才造成端母和照母在中古的不同演变。尽管一些具体之处有待完善,但是黄侃把《广韵》和上古及近代方音的声类系统对比,相互检验,进行历时对应关系的推证,这是方法论的创新,非常可贵。

(二)归纳韵类

对《广韵》的韵类,陈澧根据反切系联法得出311类。黄侃对《广韵》韵类的划分见于他的手批《广韵》,这些批语经黄焯先生移录,编成《广韵校录》一书。《广韵校录》卷一“《广韵》部首字之声纽韵类四声及其开合洪细正变”把《广韵》韵类分为335类,比陈澧多24类,之所以分歧如此之大,与各人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不同有关,具体说主要是对唇音字的处理和对重纽的看法不同。

对唇音字的处理不一致。黄侃把唇音字另分一类,开口韵中的唇音字作为合口另立一类,合口韵中的唇音字作为开口另立一类,前者如肴韵、豪韵、蒸韵、尤韵、侯韵、幽韵、庚韵、侵韵、谈韵、盐韵、衔韵、荠韵、海韵、小韵、巧韵、皓韵、马韵、耿韵、等韵、厚韵、寝韵、敢韵、琰韵、忝韵、震韵、笑韵、效韵、号韵、谄韵、劲韵、径韵、证韵、嶝韵、宥韵、候韵、幼韵、艳韵、酹韵、鉴韵、陌韵、缉韵等;后者如衔韵、凡韵、范韵、梵韵、乏韵等。我们举个例子来看,麻韵及其去声禡韵,陈澧和黄侃都只分为三类,即开口洪音、开口细音、合口洪音,但上声马韵黄侃分为四类,多一类合口细音。马韵合口只有二等字,属于洪音,这合口细音从何而来?原来马韵开口三等有一唇音字“弋弥也切”,虽然开口三等只有一个唇音字,但黄侃还是根据他的分类原则,另分合口细音一类。又如庚韵及其上、去、入三声,陈澧平声庚韵只分三类,去声敬韵只分二类,入声陌韵只分三类,只有上声梗韵分为四类,而黄侃都分为四类,开口与合口各分洪细两类,这也是由于他把唇音字另立一类造成的。灰、哈两韵因为唇音字有对立,所以灰韵中的唇音字没有独立为开口一类,哈韵中的唇音字开始也没有独立为合口一类,后来依从钱玄同之说仍把哈韵唇音一类作为合口另分一类。这种处理是造成韵类大增的原因。因为唇音字兼取开合,会把开合对立的两个韵的界限打乱,黄侃的这种处理使唇音字的归类显出一种各理性,且符合音理,唇音声母带有撮唇性,所以开口韵中的唇

音字就具有合口的性质,而合口韵中的唇音字因为异化作用,反而具有开口的音色。

对重纽的态度不一致。陈澧承认重纽的区别,对重纽的两类字做了大致的划分。而黄侃不承认重纽,两类合为一类。如支韵,陈澧分为四类,我们以晓母为例看他的分类标准。晓母的四类是:“訖香支切”、“穉许藕切”、“麤许为切”、“陵许规切”,前两类分别是开口的 A 类和 B 类,后两类则分别是合口的 B 类和 A 类。黄侃只分两类,开口细音一类,合口细音一类。又如脂韵,陈澧分为三类,第三类只有一个字,“葵渠追切”,它与第二类的“逵渠追切”反切相同,但陈澧把它另分为一类,显然是因为重纽的关系,“葵”是“逵”的 A 类字。其实脂韵唇音声母下还有两对重纽:“丕一牝”、“邳一牝”,但陈澧没把它们分为两类,他的这一分类原则的贯彻也不彻底。黄侃认为“葵”、“逵”同切,第二第三类不必分,不承认重纽的区别,只分为两类。又比如侵韵,陈澧分做两类,而黄侃只作一类。有一些韵的分类从表面看起来,两人的分类数目是一致的,但分类标准却不一样,如霄韵,二者都分为两类,而陈澧根据的是重纽的区别,把韵图排在三等的唇牙喉音的几个字,即重纽的 B 类字:“器”、“骄”、“镰”、“妖”、“趟”另外分为一类。而黄侃还是开口细音一类,合口细音一类。几个重纽韵的分类普遍存在这种分类标准的差异。

还有少数分类差异是由于对附韵的处理不同造成的。如臻韵上声“角秦,齿”两小韵附在隐韵,并且借用隐韵的“谨”作反切下字,陈澧和许多学者不把它们独立,而黄侃将其独立为一类。

黄侃在《广韵》研究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研究声类和韵类时采用了古今对比的方法,首先他根据古今沿革之不同,把《广韵》的声类和韵类分为正、变两类,正为本有之声韵,变则由正而生。正声 19 纽,古本韵 28 部,《广韵》声类和韵类的正变之说是黄侃上古音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是我们深入了解《广韵》语音体系和渊源的重要依据。关于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及,兹不赘言。

(三) 归纳又音

黄侃的《广韵》研究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还表现在《广韵校录》一书的其它章节中。该书的第二卷、第三卷、第五卷是对《广韵》又音的整理。第二卷“《广韵》所载又音”,如《屑韵》“抉,古穴切”,同韵“抉,於决切”,这种体例是注文中不标又音。第三卷“《广韵》中已见本韵或他韵之字”,如《之韵》“伺,息兹切,又相吏切。”《志韵》“伺,相吏切”。这种体例是在一处注文中标出又音,在与又音相应的位子上此字头出现,这种体例是《广韵》标注又音的正例。卷五“字有又音而不见于本韵及他韵者”,如《稔韵》“駿,子峻切。又音峻。”“峻”字“私润切”,但《广韵》“私润切”下无“駿”字,这种体例是在注文中也标出又音,但在与该又音相应的位子上此字头不出现。三种体例都是把《广韵》中多音字的散见于各处的音读汇集到该字头下。

《广韵》全书有 4 700 多个又音,有的一个字多达六七个读音,且很多没有互相参见,有黄侃的《广韵校录》在手,就会方便很多。这是《广韵》研究史上第一次有人对它的又音进行系统归纳,虽然仍有疏漏,如“蕲”字,第二卷收了四个音:“渠之切、居依切、巨希切、渠支切”,还有欣韵一读“巨斤切”没收,但是黄侃的首创之功,是不容抹杀的。今天我们看到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一书所收又音非常全面,它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就是黄侃的《广韵校录》。

(四) 与大徐音作比较

卷四“《广韵》《唐韵》切语异同”是把大徐音与《广韵》作比较。徐铉校订《说文》,以孙愐《唐韵》为定;而《广韵》于《唐韵》乃直接的渊源关系,现存的蒋斧印本《唐韵》残卷只存去入两声,即此去入两声,尚有残缺,黄侃把大徐音与《广韵》细细比较,考其异同,不仅揭示了大徐音和《广韵》音系的异同点,也透露出语音演变的一些信息。

比如影母在《切韵》和《广韵》中一二四等和三等是区别的,而大徐音则混而不分。如“鸦”字,《广韵·麻韵》“於加切”。大徐音“乌加切”,“於”三等,“乌”一等。又如“樞”字,《广韵·侯韵》“乌侯切”,一等。大徐音“於侯切”,三等。又如“賈”字,《广韵·清韵》“於盈切”,三等。大徐音“乌茎切”,一等。这种例子在“《广韵》《唐韵》切语异同”一卷中非常多,这里不多举。

又如泥母、娘母和日母在《广韵》中是区分的,但大徐音的泥母、娘母却与日母混而不分,如“嚙”字。

《广韵·山韵》“女闲切”，泥母。大徐音“如延切”，日母。“瓊”字，《广韵·豪韵》“奴刀切”，泥母。大徐音“耳由切”，日母。“壤”字，《广韵·唐韵》“奴当切”，泥母。大徐音“汝羊切”，日母。“藟”字，《广韵·荠韵》“奴礼切”，泥母。大徐音“儿氏切”，日母。

又如“徧”字，《广韵·线韵》“方见切”，轻唇。大徐音“比荐切”，重唇。“庠”字，《广韵·劲韵》“防正切”，轻唇。大徐音“必郢切”，重唇。“纂”字，《广韵·屑韵》“方结切”，轻唇。大徐音“并列切”，重唇。这几个例子都是《广韵》轻重唇不分，大徐音则不混，反映了唐代轻唇音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这一现象。

又如“藿”字，《广韵·微韵》“芳非切”，敷母。大徐音“甫微切”，非母。“恁”字，《广韵·虞韵》“芳无切”，敷母。大徐音“甫无切”，非母。“濤”字，《广韵·未韵》“方未切”，非母。大徐音“芳未切”，敷母。“𦉳”字，《广韵·尾韵》“敷尾切”，敷母。大徐音“非尾切”，非母。“拂”字，《广韵·物韵》“分勿切”，非母。大徐音“敷勿切”，敷母。“𦉳”字，《广韵·物韵》“敷勿切”。大徐音“分弗切”，非母。《广韵》中非、敷是分的，但到了大徐音，非、敷已混，反映了在重唇音清化的同时，非、敷两母也开始合并的事实。

又如“豐”字，《广韵·东韵》“敷空切”，反切下字在一等。大徐音“敷戎切”，反切下字在三等。“夢”字，《广韵·送韵》“莫凤切”，反切下字在三等。大徐音“莫贡切”，反切下字在一等。“桶”字，《广韵·董韵》“他孔切”，反切下字在一等，大徐音“他奉切”，反切下字在三等。在大徐音中通摄三等轻唇音字读同一等，说明轻唇音后面的-i介音已经消失，变成洪音，这种音变可能与重唇音清化同时发生。

又如“陞”字，《广韵·贿韵》“徒猥切”，大徐音“都罪切”。“𦉳”字，《广韵·吻韵》“房吻切”，大徐音方吻切。“𦉳”字，《广韵·屋韵》“渠竹切”，大徐音“居六切”。“訂”字，《广韵·迥韵》“徒鼎切”，大徐音“他顶切”。“𦉳”字，《广韵·果韵》“徒果切”，大徐音“他果切”。这些例子都是唐代全浊声母开始清化的一些迹象。

又如“說”字，《广韵·佳韵》“妳佳切”。大徐音“女家切”，在麻韵。佳韵的一部分字在唐代转入麻韵，“說”字读音的变化就是一个证明。

又如“𦉳”字，《广韵·虞韵》“武夫切”，大徐音“莫浮切”，在尤韵。“附”字，《广韵·遇韵》“符遇切”，大徐音“符又切”，在宥韵。“𦉳”字，《广韵·麌韵》“芳武切”，大徐音“方久切”，在有韵。这三个字读音的变化是尤侯韵唇音字在唐代转入鱼虞韵的证明。

又如“廉”字，《广韵·盐韵》“力盐切”，三等。大徐音“力兼切”，在添韵，四等。“𦉳”字，《广韵·霄韵》“甫遥切”，三等。大徐音“必凋切”，在萧韵，四等。“钱”字，《广韵·仙韵》“昨仙切”，三等。大徐音“昨先切”，在先韵，四等。“迥”字，《广韵·迥韵》“户顶切”，三等。大徐音“户颖切”，在静韵，四等。这几个例子都反映了唐代纯四等韵产生i介音，与三等韵混并的现象。

又如“𦉳”字，《广韵·佳韵》“户佳切”，大徐音“户皆切”。“𦉳”字，《广韵·山韵》“五闲切”，大徐音“五还切”，在删韵。“𦉳”字，《广韵·耕韵》“女耕切”，大徐音“女庚切”，在庚韵。“𦉳”字，《广韵·庚韵》“直庚切”，大徐音“宅耕切”，在耕韵。“𦉳”字，《广韵·衔韵》“五衔切”，大徐音“五緘切”，在咸韵。“𦉳”字，《广韵·覃韵》“徒含切”，大徐音“大甘切”，在谈韵。这些例子是唐代以后覃谈、皆佳、山删、咸衔、庚耕等一二等重韵合并的证明。

大徐音以孙愐《唐韵》为定，而《广韵》直接承袭《唐韵》而来，照理说大徐音与《广韵》应该基本一致，但我们看黄侃的“《广韵》《唐韵》切语异同”却发现差异还不少，严学窘认为“大概以所根据的本子不同为主因”^[3]（第143页），我们认为大徐音反映了北宋初的时音。鲁国尧先生通过归纳宋词用韵，得出了宋代通语分为18部的结论^[4]（第131-176页），大徐音所反映的很多语音现象与这18部是吻合的，如家韵和佳韵的部分字同在第2部“家车部”，皆韵和佳韵部分字同在第3部“皆来部”，鱼韵、虞韵和尤韵部分唇音字同在第5部“鱼模部”，覃韵、谈韵、咸韵、衔韵同在第8部“监廉部”，庚韵和耕韵同在第12部庚青部，等等。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反映了大徐音在承用《唐韵》的同时还兼顾了时音的标准，而《广韵》仍继承代

二、从文字学研究《广韵》

黄侃的《广韵》研究成就还体现在他从文字整理和校勘的角度对《广韵》做了系统的梳理,这方面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对《广韵》语音系统的熟稔,一方面得益于他对《说文》文字的深入研究,因而在整理《广韵》时就能驾轻就熟,左右逢源,主要表现在:

(一)文字整理

黄侃不仅从音韵的角度,也从文字的角度对《广韵》做了深入研究。如《广韵校录》卷九上“《广韵》中同异字”,是对《广韵》中异体字的研究。从《切韵》到《广韵》,字目增加很多,其所增字目很大一部分是异体字,以至《广韵》中异体字的数量占到 20% 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标志的异体字,即没有注明“上同”、“正作”、“本作”等字样的字,如东韵“古虹切”下的“虻”字与钟韵的“职容切”和“息恭切”下的“螭”字是一对异体字,但两字下都没有标注。因为字头没有归一化,所以三个音读也不能聚合,这是《广韵》研究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黄侃以他精深的小学功底将大量这种不互见的异体字做了整理和归纳,对《广韵》形、音、义的统一贡献很大。又如从卷六“《广韵》所无之《说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广韵》在收字上对《说文》所收字并不像《集韵》那样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地收录,对《说文》中比较生僻的字不予收录,显示出实用性的原则。卷八“《广韵》字体不同于《说文》者”、卷九下“《广韵》中止载《说文》或体之字”,根据《广韵》与《说文》字体的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广韵》在字形选择与正字规范之间的关系,如《说文》“处”字是正体,“處”字是或体,《广韵》取“處”而不取“处”。《说文》“孺”字是正体,“孺”字是或体,《广韵》取“孺”而不取“孺”。《说文》“彘”字是正体,“彘”字是或体,《广韵》取“彘”而不取“彘”。可见《说文》中的或体字,在《广韵》时代,已经取得正体规范字的地位,《广韵》所选择的大部分字都沿用至今。

《广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字书,黄侃对《广韵》从文字的角度进行梳理,对于深刻理解《广韵》一书的体例、性质和价值都是很有帮助的。

(二)正讹

卷十“正讹”是黄侃对《广韵》中讹误之处所做的勘正,所勘正的内容包括很广,主要有以下几种:

正字,如《东韵》的“彤”字乃“彤”字之讹,《支韵》的“痺”字乃“痺”字之讹,《微韵》的“斐”字为“斐”字之讹,《虞韵》的“煦”字乃“煦”字之讹,《肴韵》的“芄”字为“芄”字之讹,《歌韵》的“苛”字为“苛”字之讹等等。

正音,如《真韵》的“真”字,《广韵》作“侧邻切”,属庄纽,而与“真”四声相承之“軫”、“震”、“质”三字都是章纽,不合常理,《切韵指掌图》“真”也为照三,且“真”字之声古皆在舌音,不在齿音,因此黄侃改为“之邻切”。又如《山韵》的“獬”字,《广韵》作“充山切”,“冲”属穿纽,照三组字,而山韵是二等韵,不该出现穿纽字,所以黄侃改为“初山切”。又如《缓韵》的“攤”字,《广韵》作“奴但切”,“但”为早韵字,属开口,与缓韵开合不同。

指出后起增加字,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归错了韵的字,如《寒韵》的“濡”字,“乃官切”,而“官”字在《桓韵》。《淳韵》的“趣”字,“渠人切”,而“人”字在《真韵》。《果韵》的“爸”字,“捕可切”,“碧”字,“作可切”,而“可”字在《哿韵》。一种是与《广韵》音系结构有冲突的字,如《齐韵》的“鬻”字,“人兮切”,日母。“移”字,“成鬻切”,禅母。齐韵是四等韵,不能有日母和禅母字。《先韵》的“狗”字,“崇玄切”,床母,而先韵是四等韵,不能有床母字。还有一种是反切重位的字,如《尤韵》的“恹”、“憫”、“殷”三字,“去秋切”,与“丘”字“去鸠切”同位,“殷”字又已见《宥韵》,因此黄侃认为是增加字。《肿韵》的“臄”、“臄”二字,“职勇切”,与“腫”字“之隄切”音同,也视为增加字。《宕韵》的“汪”、“醜”二字“乌浪切”,与“盎”字“乌浪切”同,视为增加字。这些校正和整理对后人研究《广韵》是非常有价值的。

不过在这一卷里,黄侃把《广韵》所收俗字、重组字也作为“正讹”的对象,却是可以商榷的。俗字如《御韵》的“踞”字、《灰韵》的“莓”字、《冬韵》的“膿”字、《东韵》的“缸”字等、重组字如《纸韵》的“企”字、《小韵》的“灑”字、“灑”字、“灑”字、“灑”字、《真韵》的“豉”字等

总之, 黄侃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自己深厚的小学功底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从音韵、文字和训诂等多角度将《广韵》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达到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有些方面至今无人超越, 是我们治《广韵》者不可或缺的参考。

[参 考 文 献]

- [1] 黄 侃、黄 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2] 黄 侃:《黄侃国学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 [3] 严学窘:《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 载《国学季刊》1936 年第 6 卷第 1 号。
- [4] 鲁国尧:《鲁国尧自选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5] 黄 侃:《广韵校录》,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 [6] 陈 澧:《切韵考》,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 [7] 耿振生:《音韵通讲》,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Huang Kan' s Study on *Guangyun* (广韵)

Xiong Guif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Huang Kan made an intensive study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uangyun*. He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Guangyun* has 41 initial categories and 335 final categories, and he made a comparison of *Guangyun*' s phonological system with those of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dialects. He made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Guangyun*' s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system. He made a comparison of the fanqies between *Guangyun* and Xu Xuan. He made a thorough collation of *Guangyun*' s characters. His research methods were innovative, some of his conclusions also had a vital bearing on academia.

Key words: Huang Kan; *Guangyun*; *Guangyun Jiaolu*